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议题所有权理论：研究进路与理论反思^{*}

王聪聪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议题所有权”理论在西方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研究中备受关注，并已成为解释政党战略选择和选民投票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议题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假设是选民会将特定的政治议题与特定的政党相关联，政党在选举战役中将倾向于选择性强调其“专有”议题来获得选举优势。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议题所有权对政党行为的影响和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而展开，如议题重叠与政党互动、议题取向的选民投票、议题所有权的稳定性与变化等。就当前学界的研究而言，“议题所有权”概念本身仍需进行更加规范化、系统性的建构，实证研究中的跨国比较分析、标准化的测量设计仍需进一步强化，议题所有权对选民投票行为影响的因果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议题所有权” 议题竞争 政党行为 选举行为 议题重叠

近些年来，“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理论在西方政党行为和选民行为的研究中备受关注。议题所有权理论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伊恩·布吉（Ian Budge）和丹尼斯·法利（Dennis J. Farlie），以及约翰·彼得罗奇克（John R. Petrocik）等人的研究，其基本的理论假定是选民会将特定的政治议题与特定的政党自动联想，而在选举竞争中政党倾向于重点强调其“专有”（own）议题来获得选举优势。^① 21 世纪以来，议题所有权理论在西方政党政治研究中呈现出明显的复兴态势。在选民流动性增强、政党认同持续弱化、政党意识形态日渐趋同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 世纪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绿色政治转向研究”（项目编号：17CKS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Ian Budge and Dennis J. Farlie,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Elections: Issue Effect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23 Democracies*, Allen & Unwin, 1983; John R. Petrocik, “The Theory of Issue Ownership: Issues, Agendas, and Electoral Coalitions in the 1988 Election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1989.

寻找影响选举行为和政党行为的其他因素,议题所有权理论因而获得青睐,^①并成为解释选举行为、政党战略和政党竞争的一个重要概念。^②本文旨在厘清西方学术界对议题所有权理论研究的主要进路和重要维度,并试图对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系统性反思与展望。

一 议题所有权:概念分析

“议题所有权”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核心是政党与议题之间的联系,即政党可以在特定的政治领域赢得声誉,并“拥有”特定议题。彼得罗奇克认为,政党对特定议题的所有权由政党的任职经历和社会基础所塑造,前者主要指政党解决民众所关切问题的“处理”能力,“它事关政策和纲领旨趣的声誉,由政党对待这些问题的关注度、提议和创新的历史所决定,使得选民认为其中一个政党(及其候选人)更加真诚或更加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后者主要涉及政党所根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分歧。^③就此而言,政党的议题所有权,一方面取决于政党的起源,“政党保持着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根植于它们的社会分歧和议题”;^④另一方面依赖于政党在解决和处理特定议题方面的能力以及由此而积累的声望和优势。政党在公共辩论、选举竞争、议会和政府活动中对特定政策议题的持续关注、宣传和政治化倾向,使得民众建立起政党与该议题领域的特殊联结并产生信赖感和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政党的名称及其价值观被转化为“商标”(brand name)。^⑤例如,在欧洲语境中,环境保护通常被认为是绿党的议题,移民是激进右翼政党的议题,欧洲一体化与法律秩序被认为是保守党的议题,而社会民主党则拥有福利国家建设、教育等议题。

斯蒂芬·瓦尔格拉夫(Stefaan Walgrave)等学者认为,“议题所有权”概念包括两

^① Jonas Lefevere, Anke Tresch and Stefaan Walgrave, “Introduction: Issue Ownership,”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8, No.4, 2015, pp.755-760; Russel J. Dalton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Éric Bélanger and Bronnie M. Meguid, “Issue Salience, Issue Ownership, and Issue-based Vote Choice,” *Electoral Studies*, Vol.27, No.3, 2008, pp.477-491; Jane Green and Sara B. Hobolt, “Owning the Issue Agenda: Party Strategies and Vote Choices in British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Vol.27, No.3, 2008, pp.460-476; David F. Damore, “The Dynamics of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57, No.3, 2004, pp.391-397.

^③ John R.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No.3, 1996, pp.825-850.

^④ Hans-Dieter Klingemann, Richard Hofferbert and Ian Budge,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Westview, 1994, p.24.

^⑤ Benny Gey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lectoral Competition: Selective Issue Emphasis under Incomplete Issue Ownership,” *Electoral Studies*, Vol.31, No.2, 2012, pp.406-412.

个层面:“关联所有权”,(associative ownership)和“能力所有权”(competence ownership)。^①所谓“关联所有权”,指的是当人们谈论某一议题时会自动联想到某个政党,政党与议题的这种传统性联系是政党长期关注特定议题,以及政党交流和频繁的媒体报道的结果;“能力所有权”,即人们认为某一政党最有能力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因而比其他政党更值得信赖。从选民的视角看,与某一议题有最强关联的政党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最能胜任这一政治议题的解决。^②但通常而言,议题所有权理论的研究都会不同程度地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政治议题与特定政党的黏合度较强,但另外一些议题的归属则相当模糊。较为普遍的情况是,一方面,可能多个政党在某一议题领域享有盛誉,如社会民主党、激进左翼政党等都普遍关注工人权利、福利国家建设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一个政党也可能在多个议题领域拥有竞争力。因而,政党对特定议题的所有权“程度”(degree)就尤为重要。^③

在对政党选举战略的早期研究中,布吉和法利指出,在选举战役中,政党及其候选人会更多地强调具有优势地位和竞争力的议题来动员选民,而忽略对自己不利的议题。^④“选择性强调”(selective emphasis)而非“直接对抗”(direct confrontation)被认为是选举竞争中最普遍、最具前景的政党战略选择。政党更希望在政治竞争中聚焦于自己的“专有”议题,而非在预先设定的议题上采取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政治定位。布吉建构了不同形式“议题所有权”的类型,在他看来,政党战略性强调(或弱化)特定议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党内因素在何种程度上限制着政党的“自由”选择;二是选民如何回应政党议题强调的变化。^⑤政党对议题的“操控空间”(room to manoeuvre)可能受制于党内领袖和活动家的战略定位,同时,就外部因素而言,选民对长期政党认同或短期主导性议题的选择也直接关乎选举结果。在埃里克·贝朗格(Éric Bélanger)和布朗尼·梅吉德(Bronnie M. Meguid)看来,议题所有权理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两个目

① Stefaan Walgrave, Jonas Lefevere and Michiel Nuytemans, “Issue Own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How Political Parties Claim and Maintain Issues Through Media Appearanc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26, No.2, 2009, pp. 153-172.

② Romain Lachat, “Issue Ownership and the Vote: The Effects of Associative and Competence Ownership on Issue Voting,”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0, No.4, 2014, pp.727-740.

③ Benny Gey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lectoral Competition: Selective Issue Emphasis under Incomplete Issue Ownership,” pp.406-412.

④ Ian Budge and Dennis J. Farlie,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Elections: Issue Effect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23 Democracies*.

⑤ Ian Budge, “Issue Emphases, Saliency Theory and Issue Ownership: 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8, No.4, 2015, pp.761-777.

标:一是解释政党行为;二是解释选民行为。^①一方面,议题所有权理论假定政党将在选举竞争中重点强调其所偏好的“专有”议题,凸显相关议题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同时尽量避免讨论其他政党的优势议题,以此向选民表明政党形象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议题所有权理论假定选民个人通过衡量每个政党在处理特定议题上的能力及可信度,进而投票给相应的议题所有者。

二 议题所有权:研究进路

对议题所有权理论关注的持续增加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选举格局和政党竞争的演变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结构性投票的下降、选民流动性的增强,以及新议题的不断政治化,“议题竞争”(issue competition)在西方国家政党竞争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即政党竞争应围绕哪个议题所主导的政治议程而展开。政党的政治议程由此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更大的容量。^②议题投票和议题竞争重要性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了选民投票的“议题取向”和议题所有权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近些年来,议题所有权理论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政党的战略互动以及议题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两个维度而展开。

(一)议题重叠与政党互动

议题竞争和议题所有权理论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党聚焦于自己的优势议题而忽略其他议题将使它们在选举竞争中受益,获得更多选票。“选择性强调”的基本逻辑是,政党将分别重点关注不同的且重合性较少的政治议题。但经验性研究表明,“议题重叠”(issue overlap)是选举竞争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在现实政治中政党往往“身不由己”,它们不可能仅仅关注“专属”于自己的议题领域,也需要面对出现在政治议程中的其他议题,甚至包括竞争对手的“专属”议题。^③议题所有权的理论研究也从对个体政党的战略选择,更多地转向对政党之间围绕议题而展开的竞争性互动的关

^① Éric Bélanger and Bronnie M. Meguid, “Issue Salience, Issue Ownership, and Issue-based Vote Choice,” pp. 477-491.

^②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ssue Competiti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al Studies*, Vol.55, No.3, 2007, pp.607-628.

^③ David B. Holia, “‘He’s Stealing My Issues!’ Clinton’s Crime Rhetoric and the Dynamics of Issue Ownership,” *Political Behavior*, Vol.26, No.2, 2004, pp.95-124; Jane Green and Sara B. Hobolt, “Owning the Issue Agenda: Party Strategies and Vote Choices in British Elections,” pp.460-476;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and Peter B. Mortensen, “Who Sets the Agenda and Who Responds to It in the Danish Parliament? A New Model of Issue Competition and Agenda-set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9, No.2, 2010, pp.257-281.

注。

在克里斯托弗·格林-佩德森(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看来,议题竞争就是政党强调那些能够主导选举竞争的议题,其核心目标是让其他政党来关注这些议题。换言之,议题竞争就是政党让自己所偏好的议题来主导政党政治议程。^①由于政坛中每个政党都可以提出议题来影响政治议程,但同时也被其所限制,最终结果是,政党政治议程由各个政党的议题重心所塑造,同时它也塑造着每个政党的重点议题。围绕“政党体系议程”(party-system agenda)的竞争,格林-佩德森和彼得·莫滕森(Peter B. Mortensen)进一步提出了议题竞争的“议程设置模式”(agenda setting model),并指出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影响和塑造政党体系的议程方面所面临的不同境遇。^②在他们看来,执政党在议题选择上面临诸多限制,一方面政府中的政党无法回避民众热议与关注的显著性议题,同时其执政业绩也直接影响着它在某些议题上的可信度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反对党由于不需要承担政府责任,相对而言拥有更多对议题选择和强调的控制权,可以持续关注对自己有利的议题,进而对政党体系的议程设置施加更大的影响。

基于西欧议题竞争的发展逻辑,萨拉·霍博尔特(Sara B. Hobolt)等人引入“议题创业”(issue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即政党动员在政党竞争中被忽略的议题,并在该议题上确立与主流政党不同的政策定位。^③霍博尔特等学者认为,“政治失意者”^④更有意愿和动力作为“议题企业家”强调之前被其他政党所忽略的议题而破坏潜在的政治平衡,并希望通过此策略获得选票最大化。在探究政党如何应对竞争对手政策变化的过程中,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进一步提供了关于政党类型与不同政治回应之间关系的阐释。在亚当斯看来,西方国家的政党会根据竞争者的政策变化而在相同方向上调整它们的政策,同时,政党会更容易回应“意识形态家族”或政治谱系中定位相近的政党的政策变化,譬如左翼政党更有可能回应其他左翼政党的政策转变。^⑤在关于政党组织与政党战略选择的相关研究中,马库斯·瓦格纳(Markus Wag-

^①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ssue Competiti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pp.607-628.

^②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and Peter B. Mortensen, “Who Sets the Agenda and Who Responds to It in the Danish Parliament? A New Model of Issue Competition and Agenda-setting,” pp.257-281.

^③ Sara B. Hobolt and Catherine E. de Vries, “Issue Entrepreneurship and Multiparty Competi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Vol.48, No.1, 2015, pp.1159-1185.

^④ “政治失意者”主要是指没有政府执政经验、遭遇选举挫败或处于政治体系边缘的政党。

^⑤ James Adams and Zeynep Somer-Topcu, “Policy Adjustment by Parties in Response to Rival Parties’ Policy Shifts: Spatial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Twenty-Five Post-Wa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4, 2009, pp.825-846.

ner)和托马斯·梅耶(Thomas M. Meyer)指出,政党在选举竞争中运用议题所有权战略或“追捧战略”,即强调优势议题还是回应民众关切的议题,取决于政党所拥有的资源(金钱、人脉或媒体关注等)和政党的组织目标,那些拥有较少资源以及政策导向型的政党更有可能聚焦于自己的核心议题。因而,政党本身的整体性特征决定着它们如何利用议题所有权战略。^①

议题竞争的另一个重要研究维度是主流政党和“利基政党”(niche party)^②的战略互动。作为利基政党典型代表的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在将环境议题和移民问题政治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这些新的政治议题出现时,非议题所有者的既存政党该如何进行回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梅吉德在关于主流政党和利基政党的战略选择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梅吉德看来,既存的主流政党通常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来回应利基政党提出的议题:一是“不屑一顾战略”(dismissive strategy),选择忽略该议题并降低议题的重要性;二是“适应性战略”(accommodative strategy),承认该议题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并选择一个与利基政党趋同的政策定位,这一战略试图通过“复制”新议题而削弱利基政党立场的独特性;三是“对抗性战略”(adversarial strategy),远离利基政党而增加政策距离。^③主流政党对新议题的回应与否,除了需要考虑议题所有者可能造成的选举威胁外,还需要评判对新议题的强调和重视是否能够带来潜在的选举机遇。例如,就环境议题而言,虽然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可能遭遇绿党的选举威胁,但若该议题能够助力政党赢得更多选票,则相关政党会更有可能会增加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和强调。^④

(二)所有权的稳定与变化

通常而言,议题所有权被看作一种比较稳定的政治现象,政党在特定的议题领域具有竞争力,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处于劣势地位。按照这一理论假设,人们对政治议题与政党之间的关联和认同长期以来是相对固定的,但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认知却在

^① Markus Wagner and Thomas M. Meyer, "Which Issues do Parties Emphasize? Salience Strategies and Party Organisation in Multiparty System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7, No.5, 2014, pp.1019-1045.

^② 亚当斯将拥有极端意识形态或非中心主义边缘意识形态的政党视为“利基政党”,包括绿党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而梅吉德对“利基政党”的界定在学界有更多的拥趸者,在她看来,“利基政党”的政治诉求超越了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取向,它们的政治议题通常不能被归置于传统的政治分野,并且议题诉求相对有限,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③ Bonnie M. Meg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3, 2005, pp.347-359.

^④ Jae-Jae Spoon, Sara B. Hobolt and Catherine E. de Vries, "Going Green: Explaining Issue Competition on the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53, No.2, 2014, pp.363-380.

不断变化,而议题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的变化也将导致选举结果的变化。^①学术界似乎把议题所有权当作一种既定或外源性的事实,很少去探讨它到底如何产生和如何演变。^②从议题所有权的经典定义来看,政党对议题所有权的“拥有”根植于政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基础,以及处理相关议题的能力和声誉的长期积累,因而它不会发生剧烈变动。而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Hans-Dieter Klingemann)等学者指出,虽然议题所有权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但通过选择性地强调或者弱化某些议题,政党可以加强旧议题的所有权或者声称新的、“自由浮动”(free-floating)的议题。^③彼得罗奇克也曾指出,政党在一些“绩效议题”(performance issue)上的糟糕表现,如失业、通货膨胀或失败的外交政策,会为其他政党提供“租用”(lease)短期所有权的机会。^④近些年来,一些学术研究也开始关注政党议题所有权的变化和波动。这些理论研究促使人们去思考“议题所有权”在何种程度上是稳固不变的,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动态变化的,以及哪些因素可能促使所有权发生变更;议题的所有权是否很容易被“窃取”或被挑战,这一概念是否依旧是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测政党行为或选举结果的有用工具。^⑤

基于比利时的数据分析,瓦尔格拉夫等人试图探究议题所有权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常量,以及政党如何通过媒体曝光来宣称和保持议题的所有权。在他们看来,议题所有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新闻媒体的曝光可以带来议题所有权的重大变更,特别是那些并不被任何政党所拥有的议题,政党领导人的媒体表现和交流策略能够为政党带来改变。然而,对于之前已经被其他政党所拥有的议题,这种效果的形成是有条件的。^⑥瓦尔格拉夫等人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议题所有权在现实政治中的存在状态以及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议题都同样有助于议题所有权的变化,那些“自由浮动”的议题最容易被政党成功占有。

基于1979-2010年瑞典的选举数据,拉夫·克里斯滕森(Love Christensen)等人希望通过瑞典案例更加系统地考察议题所有权变化和稳定性的程度。学界通常认为议

① Benjamin I.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The Rational Public: Fifty Years of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② Stefaan Walgrave and Knut De Swert, "Where Does Issue Ownership Come From? From the Party or from the Media? Issue-party Identifications in Belgium, 1991-2005,"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12, No.1, 2007, pp.37-67.

③ Hans-Dieter Klingemann, Richard Hofferbert and Ian Budge,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④ John R.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pp.825-850.

⑤ Love Christensen, Stefan Dahlberg and Johan Martinsson, "Changes and Fluctuations in Issue Ownership: The Case of Sweden, 1979-2010,"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38, No.2, 2015, pp.137-157.

⑥ Stefaan Walgrave, Jonas Lefevere and Michiel Nuytemans, "Issue Own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How Political Parties Claim and Maintain Issues Through Media Appearances," pp.153-172.

题所有权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发生更多变化,但克里斯滕森等人的研究表明,这一情形并不适用于瑞典,相反,议题所有权在以往的变化比如今更加频繁。克里斯滕森进一步指出,议题所有权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现象,经济议题的所有权与其他议题相比更加具有易变性,这与之前的研究认为选民对“绩效议题”的变化更加敏感是一致的。^①

(三)议题取向与选民投票

相比较而言,议题所有权理论的另一重要维度——议题所有权基础上的投票行为,未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②西方学界对投票行为研究的一个总体判断是,决定投票选择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重要程度在20世纪末期有所下降。例如,罗素·达尔顿(Russell J. Dalton)在80年代指出,议题似乎正在逐渐取代政党认同和意识形态而成为选民投票选择的重要考量。^③与一般意义上的“议题取向”的投票行为相比,所有权基础上的议题并不需要选民了解太多与议题相关的信息,而只需要拥有哪个政党是哪个议题的所有者或擅长处理哪些议题的基本判断即可。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通过西方国家的个案分析来探究议题所有权对个体层面的选民投票选择的影响。例如,理查德·纳多(Richard Nadeau)等人基于加拿大的案例研究指出,在1997年的联邦大选中,加拿大自由党在打击犯罪、创造就业、福利国家建设等议题上的声望和竞争力为其赢得大量选票。^④简·格林(Jane Green)和霍博尔特通过英国大选数据,从政党竞争和选民投票行为两个维度来检验议题所有权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她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政党的议题能力因素在英国选举中的重要性已超过意识形态的影响。^⑤梅耶和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C. Müller)基于奥地利1989-2004年的选举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指出,随着选民对政党议题处理能力认知的增加,政党的受欢迎程度也随之提高。^⑥

^① Love Christensen, Stefan Dahlberg and Johan Martinsson, “Changes and Fluctuations in Issue Ownership: The Case of Sweden, 1979-2010,” pp.137-157.

^② Éric Bélanger and Bronnie M. Meguid, “Issue Salience, Issue Ownership, and Issue-based Vote Choice,” pp. 477-491.

^③ Russell J. Dalton,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Partisan Dealignmen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46, 1984, pp.264-284.

^④ Richard Nadeau, André Blais, Elisabeth Gigendil and Neil Nevitte, “Perceptions of Party Competence in the 1997 Election,” in Hugh Thorburn and Alan Whitehorn, eds., *Party Politics in Canada*, Prentice Hall, 2001, pp.414-430.

^⑤ Jane Green and Sara B. Hobolt, “Owning the Issue Agenda: Party Strategies and Vote Choices in British Elections,” pp.460-476.

^⑥ Thomas M. Meyer and Wolfgang C. Müller, “The Issue Agenda, Party Competence and Popular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stria 1989-2004,”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Vol.23, No.4, 2013, pp.484-500.

近十年来,议题所有权的投票行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纷纷聚焦于民众关于政党处理重要性议题能力的认知如何影响其投票行为这一核心问题。在议题所有权与投票行为关系的研究中,贝朗格与梅吉德将“议题显著性”(issue salience)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进行相关阐释。他们指出,政党对该议题的声誉的确会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选民通常会支持在他们看来最有能力解决该议题的政党,但这种影响受到议题显著性的限制,即只有当选民认为是重要的议题时,政党对该议题的处理能力才会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①对议题本身重要性或显著性的关注,与政党行为的研究也密切相关。这一研究表明,对政党利用议题所有权战略赢得更多选民支持而言,仅有议题声誉是不够的,政党的“专属”议题是否是选民所关切的议题,是否是政治议程中最为突出、具有重要性的议题也同样重要。

在议题所有权理论的基本假设中,议题所有权会对选民的投票偏好产生直接影响,即选民很有可能在选举竞争中投票给政治议题的所有者。在近期“议题取向”的投票行为研究中,罗曼·拉查(Romain Lachat)在区分议题所有权的两个面向——“关联所有权”和“能力所有权”的基础之上,考察它们在影响选民投票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拉查认为,“能力所有权”有助于提升选民对“政党效用”(party utilities)的认知,而“关联所有权”则可以调节政党在政治谱系中的空间距离和“政党效用”之间的关系。^②乔治·鲁兹(Georg Lutz)和帕斯卡·沙林(Pascal Sciarini)同样区分了“关联所有权”和“能力所有权”,并考察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了自由激进党(FDP)和瑞士人民党(SVP)在2015年瑞士大选的成功。鲁兹和沙林指出,在瑞士被难民危机和经济不确定性所笼罩的背景之下,“拥有”移民议题的瑞士人民党和“拥有”经济议题的自由激进党成为最大赢家。其中“能力所有权”对选民投票选择有更加直接的影响,而“关联所有权”对投票行为的影响相对有限。^③

三 议题所有权:议题竞争与理论演变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施泰因·罗坎(Stein Rokkan)

^① Éric Bélanger and Bronnie M. Meguid, “Issue Salience, Issue Ownership, and Issue-based Vote Choice,” pp. 477-491.

^② Romain Lachat, “Issue Ownership and the Vote: The Effects of Associative and Competence Ownership on Issue Voting,” pp.727-740.

^③ Georg Lutz and Pascal Sciarini, “Issue Compete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Voting Behavior in the Swiss 2015 Election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2, No.1, 2016, pp.5-14.

曾提出了影响西方社会的四种主要社会结构性分歧(cleavage),即中央与边缘、教会与国家、城市与乡村和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分歧。^① 这些分歧都会产生特定的议题冲突,并衍生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上述政治分野对政党产生深远影响,如教会与国家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基督教政党家族的价值观。政党的历史性源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以及在特定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所有权。这也就是彼得罗奇克所说的议题所有权与政党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即政党通常被视为某些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致力于维持与特定选民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类议题所有权根植于政党认同和政党历史,因而具有长期性和相对稳定性。当然,政党对特定议题所有权的形成还受制于政党在执政时处理此类问题所积累的声誉和相关业绩,民众会对政党或候选人在特定议题上的胜任能力、处理能力和竞争力进行评估。

在西方政党政治实践中,政党会利用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来传达它们对特定议题的兴趣和关注,政党本身即是议题所有权的主人。^② 例如,政党通过领导人讲话、选举动员、媒体宣传与广告、选举纲领,以及在议会和政府中推动相关议题政策的出台等,不断宣告、重申和强化它们的议题所有权。在这一过程中,民众被不断社会化,并被持续提醒政党与议题之间的关联。最为重要的是,政党会利用正式的选举纲领来战略性强调或突出某些议题。选举纲领是政党向公众呈现其核心观点和主张的最主要交流媒介,也是探究政党议题关注的重要维度。以德国为例,在2013年和2017年的联邦大选中,左翼党的竞选纲领强调最多的议题为“社会正义”“福利国家扩展”和“劳工团体”,社民党论述最多的议题是“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扩展”,而“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则是绿党最关注的议题。^③ 社会正义无疑是左翼政党最核心的政治价值观。例如,德国社民党在2013年联邦大选纲领的核心政策倡议包括提高工资标准、推行国家最低工资制度、坚持同工同酬、银行监管与资本市场等。^④

在欧洲,不同的政党拥有不同议题的所有权。在政治光谱的左端,社会民主党和

^① S.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Macmillan, 1967, pp.1-64.

^② Hans-Dieter Klingemann, Richard Hofferbert and Ian Budge,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③ 2013年德国左翼政党选举纲领中关注最多的前三位议题及其所占比例如下:德国左翼党—社会正义(14.261%)、劳工团体(10.639%)、福利国家扩展(9.628%);德国绿党—社会正义(11.326%)、环境保护(10.516%)、民主(6.943%);德国社民党—福利国家扩展(10.041%)、社会正义(9.351%)、市场规制(7.867%);2017年相关数据如下:德国左翼党—社会正义(20.284%)、福利国家扩展(11.221%)、劳工团体(9.139%);德国绿党—社会正义(13.445%)、环境保护(8.903%)、劳工团体(6.477%);德国社民党—社会正义(9.301%)、福利国家扩展(7.259%)、科技与基础设施建设(7.259%)。Andrea Volkens et. al., *The Manifesto Data Collection. Manifesto Project (MRG / CMP / MARPOR). Version 2019b*,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WZB), 2019.

^④ SPD, *Das Wir Entscheidet. Das Regierungsprogramm 2013-2017*, Berlin, 2013, <https://www.spd.de>,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20.

共产党传统上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捍卫者,是社会正义的代表。特别是二战后,社会民主党作为西欧各国福利国家制度创建的主要功臣,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继续保障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广泛权益。正是这一历史联结和福利国家的业绩造就了社民党在20世纪中后期不断增长和相对稳定的选举支持,并且拥有了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议题所有权。因而,与福利国家相关的健康、教育、失业、家庭、老年人护理等社会政策的改善也通常被认定为左翼政党的议题;作为“新政治”代表的绿党是20世纪60-70年代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和女性运动进一步体制化的产物,生态可持续性是该党最核心的价值诉求,因而绿党通常拥有环境保护、能源转型等相关议题的所有权;对于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或基督教社会党来说,来自宗教相关的政治支持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与国内利益相关的议题,如法律与秩序、防务与外交政策、公共债务、税收等议题的所有权通常都属于中右翼政党。源于超国家教会、对民族主义的长期排斥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基督教民主党家族比其他家族更加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建设,因而也拥有欧洲议题的所有权;自由党缘起于城市与乡村、国家与宗教以及中央与边缘的政治分歧,它们通常反对教士主义和贵族制度,支持经济和政治自由,在一些国家它们拥有税收或经济议题所有权;以反欧盟(欧元)、反移民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极右翼(或激进右翼)政党通常拥有移民和庇护政策、犯罪等议题所有权。

议题所有权的稳定程度不仅仅是一个定义问题或学术问题,更是经验问题和现实问题。事实上,在现实政治中,政党的议题所有权可能会被挑战或发生变更,某些议题的处理能力或胜任能力可能从一个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特别是当某个政党(尤其是执政期间)被认为在特定政策领域表现非常糟糕或非常出色时。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在证实这一可能性,即议题所有权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至少是逐步发展的。^① 议题所有权的变化主要源于其本身的两重性,根据彼得罗奇克最初的定义,政党与议题的联系有两个版本:一是与社会基础有关的所有权,二是与政党议题处理能力有关的所有权。前者具有稳定性,而后者具有变动性。在彼得罗奇克看来,“能力所有权”主要是由政党的处理相关议题的“政绩”(track record)所塑造,它涉及政党在政府中的表现,一个或多个议题的成功解决可以增加政党议题能力的声誉,提高选民对政党议题竞争力的评估,反之亦然。^② 也就是说,由于能力议题主要由后天养成,因而更有可能

^① David B. Holian, "'He's Stealing My Issues!' Clinton's Crime Rhetoric and the Dynamics of Issue Ownership," pp.95-124.

^② John R.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pp.825-850.

受到政党执政表现和媒体传播的影响而发生所有权的变化。例如,经济议题就属于较为典型的“绩效议题”,与其他议题相比,其所有权具有更强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如果政党在诸如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着比较糟糕的履职表现,或者竞争对手开始涉足这一议题领域,原有政党的所有权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或暂时性流失。例如,20世纪90年代西欧很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即以英国、德国、丹麦、荷兰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制度的修订,严重损害了社民党亲国家福利的政党形象。与此同时,由于福利政策成为许多政党包括中右翼政党共识,一些社民党似乎正在失去福利国家议题的所有权。^①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曾长期拥有就业、经济等议题的所有权,但就业议题所有权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转向温和党,经济议题所有权在1991年和2010年同样归属温和党。^②通常而言,利基政党或边缘性政党,如绿党、极右翼政党更有可能强调相对固定的政治议题。

左右政治分野曾长期塑造着欧洲政党竞争格局,即传统的经济或社会政策在较长的时间内占据政党政治议程的显著位置。尽管如此,就国家层面而言,经济社会议题并不总能成为每次大选中最重要的议题,而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国家主导政治议程的议题也呈现差异性。议题重要性或显著性的变化不仅可能来自政党的主动塑造与引导,更有可能受制于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社会经历了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塑造了新的政策冲突,更深刻影响着各国政治议程和政党体制的运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都增加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1995年左右到达顶峰,自此之后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③环境议题上升为显著性议题部分源于环保运动、反核运动以及欧洲绿党的推动,部分则源于媒体对重大环境灾难(如1986年的切诺贝利核灾难)或重大环境事件(如1992年的里约环境大会)的报道。同样,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政党议程内容的变动。通常而言,如果经济下行、失业率较高,那么就业、经济增长等议题的重要性会显著增加,近年来的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也使得欧洲一体化议题和难民议题成为很多国家民众最关注的政治议题。以德国2017年联邦大

^① Paula Blomqvist and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Defeat at Home? Issue-Ownership and Social Democratic Support in Scandinavia,”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39, No.4, 2010, pp.587-613.

^② Love Christensen, Stefan Dahlberg and Johan Martinsson, “Changes and Fluctuations in Issue Ownership: The Case of Sweden, 1979-2010,” pp.137-157.

^③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The Reshaping of West European Party Politics: Agenda-Set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19-120.

选为例,由于在2013-2017年大联合政府期间,德国经济运行良好,政府出台的法定最低工资等一系列社会政策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因而社会经济政策并不是民众最关注的议题。而在立法任期后半段,特别是2015年9月默克尔政府开放边界允许滞留在布达佩斯的难民前往德国后,难民危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移民问题被德国选民视为最紧迫、最重要的议题。^① 由于难民危机和一体化危机是2017年德国大选最显著的议题,对移民问题持批判性立场的德国选择党成为此次大选的主要受益者。在1992年的奥地利,由于极右翼的自由党发起了一场反对移民的人民倡议(“奥地利第一”),显著增加了该议题的关注度,使得“外国人”(移民)议题成为该年大选中第二重要的议题。^② 在2015年瑞士大选中,除经济议题外,移民议题同样也是民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虽然经济和社会议题通常是各国民众普遍关切的议题领域,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也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对于政党而言,它们并非总是强调相似的政治议题,相反,在某些时候其需要回应其他政党的专属议题或出现在政治体系议程中的显著性议题。

四 议题所有权:理论反思

近20年来,议题所有权的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日益成为我们观察西方国家政治运作中政党战略选择和选民投票偏好的一个重要维度。相关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议题所有权的概念分析与理论源起、议题所有权的稳定性及转换、议题所有权对政党行为的影响、议题趋同与政党的战略性回应、议题所有权与政党的交流策略,以及议题所有权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等。研究方法涉及民意调查、在线调研、质性访谈、量化分析以及内容分析等。整体而言,议题所有权理论更多偏重于解释政党行为和政党竞争的机制,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如议题显著性与政党支持之间的关联。“议题所有权”通常被当作自变量来解释政党行为和选民行为。^③在乔纳斯·勒菲弗尔(Jonas Lefevere)等人看来,相关学术关注的急剧增加并未使学者们在议题所有权

^① Fabian Engler, Svenja Bauer-Blaschkowski and Reimut Zohnhöfer, “Disregarding the Voters?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the Merkel Government’s Public Policies, 2013–17,” *German Politics*, 2018, pp.1–20, DOI: 10.1080/09644008.2018.1495709.

^② Thomas M. Meyer and Wolfgang C. Müller, “The Issue Agenda, Party Competence and Popular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stria 1989–2004,” pp.484–500.

^③ Stefaan Walgrave, Anke Tresch and Jonas Lefevere,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ssue Ownership,”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8, No.4, 2015, pp.778–796.

对政党和选民的影响方面达成共识。^①对“议题所有权”概念不同维度的使用或偏重,很可能导致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就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而言,至少在以下四个层面,议题所有权的理论研究仍有所欠缺或有待进一步探究和阐释。

第一,“议题所有权”概念的整体性建构。已有研究大多遵循布吉和法利,以及彼得罗奇克等人对议题所有权的经典界定,不同程度上强调议题所有权的“关联维度”和“能力维度”,对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并未做深入探讨。议题所有权概念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对议题所有权的“关联维度”和“能力维度”的不同侧重和测量。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关于议题所有权政党行为的研究中更多关注政党与议题的关联,如政党纲领中的显著性议题,而关于议题所有权投票行为的研究通常建立在选民对政党议题打分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其测量的重点是政党议题的“能力维度”。^②因此,类似“哪个政党(在解决该议题方面)做得更好”“哪个政党更有能力处理好(该议题)”等对议题所有权“能力维度”的测量在实证研究中更占主导地位,而关于议题所有权的“关联维度”,如“哪个政党最关注这个议题”“对于这个政党你能想到哪个议题”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当然,瓦尔格拉夫等人也意识到“议题所有权”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和概念使用的多样化,试图将“议题所有权”作为因变量来进行系统性阐述和形塑。在他们看来,议题所有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这一多维特性也因此会影响到选民认知和政党行为。^③概念的规范化和整体性建构,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议题所有权对政党和选民所塑造的真实图景,也将进一步推动实证研究的开展。

第二,议题所有权选举影响的跨国比较实证分析。当前议题所有权研究的大部分理论成果都是基于国家层面的个案分析,特别是北美地区和西欧地区,而地域性或跨国性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北美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如彼得罗奇克等人对美国大选的分析,^④贝朗格对加拿大政党议题所有权的历史性考察,^⑤西欧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如拉查、瓦尔格拉夫、克里斯滕森、梅耶分别基于瑞士、比利

^① Jonas Lefevre, Anke Tresch and Stefaan Walgrave, “Introduction: Issue Ownership,” pp.755-760.

^② Stefaan Walgrave, Anke Tresch and Jonas Lefevre,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ssue Ownership,” pp.778-796.

^③ Ibid.

^④ John R.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pp.825-850; John R. Petrocik, William L. Benoit and Glenn J. Hansen, “Issue Ownership and Presidential Campaigning, 1952-200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8, No.4, 2003, pp.599-626.

^⑤ Éric Bélanger, “Issue Ownership by Canadian Political Parties 1953-2001,”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3, 2003, pp.539-558.

时、瑞典、奥地利等国家的经验性分析。^① 近期关于跨国比较分析的案例研究来自伍特·范德·布鲁格(Wouter van der Brug)与约斯特·伯克霍特(Joost Berkhout),他们以“移民”议题为例,通过对7个国家29个政党的比较来探讨“关联性”议题所有权对政党媒体表现的影响。布鲁格和伯克霍特指出,一方面,大型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在新闻媒体中的表现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在控制政党规模和执政地位等变量的条件下,议题所有权的挑战者也能在该议题上有显著性存在,因而既存政党与挑战者政党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政治议程的制定。^②与个案研究相关的是对议题所有权不同的测量尺度和方法,即在议题所有权对选举行为的影响评估方面,针对不同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变量。然而,国家政治体制和地域特殊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跨国比较研究的展开。

第三,在议题所有权的投票行为研究中,议题类型究竟如何影响选民的投票结果。在彼得罗奇克关于议题所有权的理论模型中,其基本假设是建立在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所提出的“效价议题”(valence issue)^③之上,即几乎所有的选民和政党都拥有相同的目标,如增加就业或反对腐败等。然而,政治议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重要议题,且不同的政党在这些议题上可能拥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和偏好,即“位置议题”(positional issue),如欧洲一体化、移民等。^④“位置议题”更多涉及“位置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或空间竞争,它缘于唐斯的空间竞争模型,主要是指政党围绕相对固定的政治议题,在特定的政策向度内通过确立不同的政治立场而进行竞争,如经济议题上的左右维度竞争。^⑤这意味着选民对不同类型议题的认知能力可能存在差异,例如环境议题的所有权对于选民来说较为容易辨认,但经济、教育等议题的所有权归属则相对模糊,或者政党拥有部分或不稳固的所有权。议题类型在何种程度上影

^① Romain Lachat, “Issue Ownership and the Vote: The Effects of Associative and Competence Ownership on Issue Voting,” pp.727-740; Stefaan Walgrave and Knut De Swert, “Where Does Issue Ownership Come From? From the Party or from the Media? Issue-party Identifications in Belgium, 1991-2005,” pp.37-67; Love Christensen, Stefan Dahlberg and Johan Martinsson, “Changes and Fluctuations in Issue Ownership: The Case of Sweden, 1979-2010,” pp.137-157; Thomas M. Meyer and Wolfgang C. Müller, “The Issue Agenda, Party Competence and Popular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stria 1989-2004,” pp.484-500.

^② Wouter van der Brug and Joost Berkhout, “The Effect of Associative Issue Ownership on Parties’ Presence in the News Media,”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8, No.4, 2015, pp.869-887.

^③ Donald E. Stokes, “Spatial Models of 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7, No.2, 1963, pp.368-377.

^④ Romain Lachat, “Issue Ownership and the Vote: The Effects of Associative and Competence Ownership on Issue Voting,” pp.727-740.

^⑤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ssue Competiti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pp.607-628.

响着选民的投票选择,或者说在共同的所有权或不完全的所有权条件下的议题强调将如何影响政党的选举命运,都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当然,一些学者如本诺·盖伊(Benny Geys)进行了相关探索性研究,她认为在共同的议题所有权的背景下,政党增加对相关议题的强调可能从选举意义上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①议题所有权对选民投票行为影响的研究必须考虑“位置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选民将政党与议题的自动联想可能是因为他们认同政党的政策定位,也可能是因为该议题对选民来说很重要但他们并不认同该政党的立场定位,这两种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投票选择。此外,选民的群体性特征,如受教育水平、政治认知、性别等是否会影响对政党议题所有权的关联,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也是学界较少关注的领域。

第四,议题所有权理论的普适性与实践解释力。“议题所有权”概念的普适性依然需要更多跨案例的实证研究支持,以实现概念的“通行”。虽然在过去十几年中学者们频繁使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党和选民行为,但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这导致相关研究结论的模糊性。大部分实证研究和经验性分析只涵盖数量有限的议题、国家或年份,比如议题变化和民众对政党议题能力的评估多集中于某个国家的选举年份。当然,其中一个客观因素在于数据的稀缺性,造成对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议题变化或民意变化的长时间跟踪研究的困难。因而,议题所有权的实证研究一方面需要涵盖更多的议题和更长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也需要纳入更多国家案例的分析,以彰显理论的普适性和对实践的解释力。就此而言,跨国分析与跨时间分析都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全面的经验证据才能得出关于议题所有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稳定性的更一般性的结论。^②同样重要的是,制度因素应纳入对政党议题所有权的考量,即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如两党制或多党制背景下,政党对其“专有”议题的塑造能力和控制能力以及回应政治议程上的其他显著性议题的能力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多党制体系下,一些边缘性小党若长期无法执政,则可能面临更多困难来展现其政策能力。相较而言,若拥有更多执政资源、媒体资源和选民资源的执政党选择适应性战略,“复制”或“窃取”边缘性政党的独特议题,则会影响边缘性政党的选举命运和政党竞争格局。

^① Benny Gey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lectoral Competition: Selective Issue Emphasis under Incomplete Issue Ownership,” pp.406-412.

^② Henrik Bech Seeberg, “How Stable Is Political Parties’ Issue Ownership? A Cross-Time, Cross-National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Vol.65, No.2, 2017, pp.475-492.

结 论

近 20 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政党竞争的复杂化和议题空间的多维化,学界关于议题竞争和议题所有权理论的研究也呈现井喷式发展。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传统政党政治理论中的“空间竞争”理论,成为关照西方国家政党竞争现实的重要维度。议题所有权理论所预设的理论逻辑是,政党旨在塑造集体性的政治认同并长期影响选民偏好,而不是被民意所塑造。就政党而言,议题声誉和议题重要性是政党特别是以选票和职位目标为导向的政党选择议题所有权战略的关键考量;就选民而言,长期的政党认同、短期的议题偏好、政治交流中的认知都是影响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议题所有权”概念本身,以及它在解释政党行为和投票行为方面的局限性。对“议题所有权”概念的进一步规范化建构,将有助于提升议题所有权理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特别是实证研究中对“关联所有权”和“能力所有权”的区分,不仅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哪些议题的所有权能够被其他政党所“窃取”或实现转移,亦能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探究所有权的不同维度对选民投票行为造成的不同影响。可以预期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议题所有权将对政党行为和选举行为产生多重影响。^①议题所有权的理论研究依然具有诸多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议题所有权的跨国比较分析、政党选择或者不选择议题所有权战略的影响因素、导致议题所有权变化的因素、议题本身的特征即议题类型如何影响政党之间的议题竞争,以及如何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等。

(作者简介:王聪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Stefaan Walgrave, Anke Tresch and Jonas Lefevere,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ssue Ownership,” pp.778–796.